

《二十一世紀》的見證

金耀基

《二十一世紀》創刊至今已二十年了。這本香港中文大學「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創辦的雙月刊從二十世紀進入二十一世紀也已十年了。

《二十一世紀》問世以來，見證了一個接一個的歷史性大事件。它見證了中國開放、改革的鉅變；共產國際體系的崩解；伴隨互聯網興起的全球資訊革命；亞洲金融危機；全球金融海嘯；「9.11」恐怖襲擊；美國攻打伊拉克戰爭；卡崔娜颶風；汶川大地震；海地大地震；巴基斯坦洪災；「沙士」



(SARS)、H1N1流感；全球暖化；金磚四國之興起與歐洲希臘等國的主權債務危機……。過去二十年的大歷史中，無疑以全球化、生態危機與中國的崛起最為矚目。

中國崛起是二十世紀末以來世界性的大話題。1978年，中國從文化大革命的文化荒墟中走上開放、改革之路。因開放，進入全球化之大流；因改革，重上百年現代化之軌道。中共的「四個現代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步一腳印，從計劃經濟走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十年中，接續發生了沒有暴力流血的「生產革命」（中國因之有「世界工廠」之稱號）與「消費革命」（中國因之成為世界性的市場），經濟有了猛速的發展，社會面貌日新月異。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中國的國家總生產值（GDP）漸次超越了世界經濟強國法、英、德，到了今年，甚至超越了世界第二的日本。中國因而成為美國之後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一定意義下，因中國的崛起，世界的經濟版圖與秩序都在改變，也因此，中國

與美國平分秋色的“Chimerica”（「中美國」／中美互補）之說、「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之說，一時之間，洛陽紙貴，而五十年前港督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話，今日言之者更不在少數了。我覺得今日之高言中國者，與上世紀80年代之高言日本者，何其相似！當年「日本第一」之音，響徹雲漢，未來學巨擘何門康（Herman Kahn）以GDP之成長作為基礎，指日本是一正在升起的超級大國，並預言「假如二十一世紀成為日本人的世紀是不令人驚訝的」。

無可懷疑地，中國GDP的龐大數字，絕對是中國經濟力的一個表現，也絕對反映了中國國力的增升。中國百年的富強之業正在實現，但在今日全球多元競勝的格局下，一個國家的真正強大並受普世尊重，絕不止是軍事力量，也不止是經濟力量，而毋寧更是文化力、知識力，特別是它擁有並體現一套現代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義、多元、王道、環保等）。簡言之，它必須是具有現代性（現代文明）的範式意義。上世紀90年代初，共產國際體系崩解後，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之說是一歷史的誤讀，但他不啻傳遞了一個有力的信息，即是：1917年開始展開的社會主義的現代性方案不止未能取代資本主義的現代性方案，並且在建構現代性範式的競賽中失敗了。中國過去三十年現代化的探索，正是從失敗了的社會主義（主要是列寧—史達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現代性方案中反省自救走出來的。

中國大陸現代化今日取得的成就，雖令世人驚嘆，但又只能說是初階性的。中國現代化的終極意義在於建構一個中國的現代性，也即是一個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我們距離這個目標的實現還很遙遠。在建構中國的現代性中，除經濟外，涉及到政治、教育、法律、環保等各個制度領域以及生命與審美文化之樹立與創新，即使就中國今日最有成就的經濟領域而言，亦尚未真正建立起一個現代的經濟文明。中國的GDP雖十分大，但國民人均則十分小（只佔日本的0.1，美國的0.8），而貧富之懸殊，城鄉之落差，環境之污染，市場規範之缺失與粗糙，在在都需要大力調整與完善。嚴格言之，中國今日仍處於從前現代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的轉型的前半期。中國的現代性建構，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歷二十世紀，而進入二十一世紀，它是跨越三個世紀的中國人不斷探索追求的歷史大業！「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二十一世紀》未必會見證「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但我希望並相信這本「為了中國的文化建設」而創辦的《二十一世紀》將會見證一個偉大的中國的現代文明秩序在二十一世紀中出現。

金耀基 香港中文大學榮休社會學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